

刘醒龙 著

天行者

修订版

天行者，一个在喧嚣与沉寂之间与雪花一道轻盈飞翔。
而他在喧嚣与沉寂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迟疑。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037630

I247.57

1546-2

天行者

刘醒龙 著



I247.57

1546-2



北航

C16458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行者/刘醒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45-2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767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1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45-2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
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九月的太阳,依然不想让人回忆冬日的温情柔和,从出山起,就露出一副急得人浑身冒汗的红通通面孔,傲慢地悬在空中,终于等到要落山时,仍要挣扎一番,将天边闹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得蔫蔫的山村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黑溜溜的狗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没完没了的鸡飞狗跳,让暮归的老牛实在看不下去,抬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叫声。安静了一整天的大张家寨,迫不及待地想发泄郁结。大大小小的烟囱,冒出来的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间就飘上了山腰,并在那里徐徐缓缓地变化成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在村边大樟树下坐了一整天的张英才,再次看完让他爱不释手的小说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叫《小城里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因为太喜欢,去年夏天高中毕业时,便下手从学校图书室偷出来,彻底地据为己有。那次行动规模不小,共有六个人参加。本来只有五个人,蓝飞是在图书室里撞上的,好在也是来偷书,彼此志同道合。蓝飞首先将一本宣扬厚黑的书塞进怀里,然后又挑了几本官场权谋的书。其余人专门选择家电维修、机械修理、养殖和种植等方面的书。张英才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

听说乡教育站的万站长要来,张英才就捧着这书天天到村边,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当初班主任用来激励他们的口头禅: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确实很精辟。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

张英才这样想时，心里还在惦记高中生活。

张英才在高中待了四年。第四年是万站长亲自安排复读的。因为太爱看小说，张英才偏科偏得离奇。刚开始班主任批评他，这种学习效果太对不起自己的舅舅、也就是万站长了。因为每次考试数学成绩从未超过三十分，班主任后来痛心疾首地斥责他，一定是上数学课时偷吃了界岭的“红苕”。界岭那一带除了山大，除了盛产别处称为红薯的“红苕”，还有吃东西不会拿筷子的男苕和女苕，更以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闻名。张英才读高三时，学校大门还是朝着界岭方向开着的，后来去复读，据说是由某个有能力的复读生家长出资，将学校大门改为背向界岭，高考录取率真的翻了一番。只可惜受益者名单中没有张英才。在高三阶段，被班主任频繁提起的界岭分明是名词，更多时候却被当形容词使用。譬如这种样子太界岭呀，是不是也要让你的父母很界岭呀，等等。无论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界岭都是激发高三学生为应付高考而发奋的超常动力，同时，也是与他们针锋相对极具杀伤力的反义词。

张英才手里攥着一枚硬币，没事时就用它试试自己的运气。舅舅会不会来，舅舅会给自己找个什么工作，舅舅找的工作一个月有多少工资，等等，都在这枚硬币的丢来丢去中，波澜壮阔大喜大悲地演绎过。

近半个月，张英才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去界岭的那条路上远远地走着，每次到前面的岔路口便改变方向，走到邻近的细张家寨去了。第一次看见时，他曾经抄小路追过去，半路上碰上同样没有登上高考红榜的蓝飞。蓝飞正在修整在暴雨中垮塌的父亲的坟头。那块墓碑很重，一个人对付不了。张英才只顾盯着远处看，冷不防碰上一筹莫展的蓝飞，只好上前当帮手。事情完了之后，蓝飞只说谢谢，却没有邀请他去家里喝口水。张英才故意说自己还没有去过他家，蓝飞用同样的话回敬说，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张英才家。张英才跑了几里路，什么也没看到，便悻悻地回来了。

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他恨不得让远处吹过来的风，传话给万站长，外甥住在大张家寨，不是细张家寨。张英才不再丢硬币了，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色一暗，虫子就多起来，有几只野蚊子扑到他的脸上，让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巴掌扇过去，将自己打得生疼。打了一阵后，见野蚊子越来越多，张英才只好爬起来，拿着书往家里走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叫你挑水呢。”

张英才将书一扔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

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水塘里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

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里还有大半是空着的，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我看到舅舅去细张家寨了。”

母亲一怔：“你莫瞎说。”

张英才说：“以前我没做声。我看见他三次了。”

母亲压低声音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爸说。”

张英才说：“你慌什么，舅舅的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

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就上他家去说，免得让你天天在家里盼星星盼月亮。”

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

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细张家寨的蓝小梅，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过日子，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

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

母亲忙说：“你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

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稻草也不帮家里动一根。”说着便操

起扁担，挑着水桶往外走，挡猪羊的门槛有点高，他不小心被绊了一下，幸好没摔倒，但他还是骂了一句丑话。

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

张英才说：“谁让你生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读书不行，骂人的水平比天还高，不信你就等着听。”

果然，挑水回来时张英才又骂了一声。

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说：“等你爸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没有说出真相，还替他打掩护，说是突然有些头痛，躺着休息一会儿。

“是读书读懒了身子。”父亲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高考只差三分，复读一年倒蚀了本，今年反而差四分。”

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太划不来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只差两分，在你爸面前也好交代一些。”

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出了一身汗。见母亲走了，他连忙撩开被子，下了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叫姚燕的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高二上学期，你在班上推荐的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其中那篇《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最好，很多情节就像是发生在我们学校里，那个叫玉洁的姑娘最像你，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

一张纸才写到一半，张英才就觉得无话可说了，想了好久，才继续写道：我舅舅在乡教育站当站长，他帮忙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人才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

会大吃一惊。

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张英才想起自己就剩下口袋里那枚帮自己做决定和预测未来的硬币了，到邮电所寄信，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他勉强吃了两口，便推开饭碗，倒在床上，盯着屋顶上的亮瓦发呆。

张英才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都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疹子。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过，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外面敲门。他懒得去开门，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推开。

推几下，房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你老子那样。”

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下两下地吃光了。张英才穿好衣服走到堂屋，本想冲着父亲对面的男人客气地叫声舅舅，也不知道哪根筋长反了，事到临头却冒出一句：“万站长，你好忙呀！”听起来有点故意寒碜的意思。

万站长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

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

万站长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去界岭小学报到。”

张英才耳朵一竖：“界岭小学？”

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么多学校，为什么要去那个大山窝里？”

万站长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

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

万站长愣了愣：“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细张家寨的蓝飞。”

母亲见父亲脸色变了，忙抢着说：“人家蓝小梅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拿一瓶甲胺磷给我喝了，看谁来同情你？”

万站长不高兴了：“是不是有肉吃了就挑肥拣瘦？不干就说个话，我好安排别人，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

父亲马上软了：“当宰相的还想当皇帝呢，是人哪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

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冲着母亲说：“收拾个屁！也只有你弟弟想得出来，让你儿子去界岭当民办教师。”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到县城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

万站长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你没有城镇户口，刚毕业就能找到代课机会，说好听点是你有运气，说势利点是因为有个当教育站长的亲舅舅。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继续帮忙说话呢？”

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帮手。”

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爸，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

父亲愣了愣，将粪桶提了回去。

母亲去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万站长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晓得，你昨天先去了细张家寨。”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

万站长回过神来：“大外甥，你不要瞎猜。我都下了几十年象

棋，晓得卒子是要往前拱。你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教育站长。还有一件事，那地方群众对老师的感情不一般，别的不说，只要身上沾着粉笔灰的气味，再凶恶的狗，也不会咬你。”

万站长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吗。万站长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才让他出来代课的。

万站长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过硬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

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万站长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

父母亲不清楚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他：“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

“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完便钻进房里，片刻后又夹着那本小说出来，对万站长说：“我们走吧！”

2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茗，女人长得像女茗，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几个。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塞牙缝都不够。万站长在一旁说，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还说，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

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别说界岭了，就是我们村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

张英才不理，他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

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临到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

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买了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万站长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万站长说，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万站长笑了笑说，这种事，男人都会遇到。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张英才摊开掌心后，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锃亮的硬币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扔进山沟里。张英才不理解，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怎么可以说扔就扔。万站长说，他知道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到了界岭小学，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

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一口气爬上界岭。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张英才看着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很响亮地叫道：“万站长来得真早呀！”

“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万站长笑着向张英才介绍，“这是余校长。”又向余校长介绍，“这是张英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喝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的。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

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

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指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妻

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

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3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